

非虚构

伊春寻亲记

王小丫

几年前，我发下宏愿，创作长篇报告文学《回民支队》。我开始动用我所有的资源和力量，争分夺秒地寻找健在的回支老兵和他们的后代。到他们身边，聆听波澜壮阔的往事。这些幸存者、当年的小战士，现都已年近百岁，且散落在全国各地。

一天，吴树堂爷爷的女儿，在天津城用她那好听的声音告诉我：“我父亲就是渤海回民支队的人，95岁，回民，现在伊春。”

我先从沧州乘高铁出发，一路向北，从沈阳直飞伊春。

离爷爷家越近，心就跳得越厉害。我的老乡吴爷爷，前几天刚刚出院，据说出院后身体很虚弱，嗓音嘶哑，说话不连贯，意识时而清醒时而糊涂，每天要睡到中午12点才会醒，进食很少，状态很差，耳朵也比住院前背多了，自出院后交流有些困难。我要来看他的事，叔叔每天都会跟他说上若干遍，他老人家每次听都像是第一次听说一样。叔叔忧心忡忡，担心我这次伊春之行会很失望。我却不这么看，我想，新中国成立73年后，我居然能见到吴爷爷这样的抗战老兵，哪怕我只是握握爷爷那双杀过鬼子的手，哪怕只是和爷爷对视那么一眼，便把时间续接上了。何况我还要采爷爷的右手手印。右手，开动扳机、挥动大刀杀敌的手，昭示着历史的手，我要把他鲜红的手印留下来，永远留在共和国的记忆里。

到家了。我被领进一间屋子里，屋子里已经有伊春文联和电视台的人们在等候，大家有说有笑，热气腾腾，让我立刻感到伊春的春正扑面而来。爷爷不在屋子里。稍顷，95岁满头银发的吴爷爷被70多岁的叔叔搀扶着，颤巍巍从另一间屋子里慢慢踱进来。我急忙迎上去，握住爷爷微凉的、苍老的大手掌，握了左手握右手，告诉他：“爷爷，我从沧州老家来看您来了！”爷爷不说话，笑了，很认真地看着我，慈祥的双眼泛着喜悦的光彩。我读懂了爷爷的眼神，我扑到爷爷怀里，我拿自己的眼泪一点办法都没有……

我剥开特意从沈阳买的不老林奶糖送到爷爷嘴里，他们这代人吃了太多的苦，需要补偿一下。另外，我希望我和爷爷的这次世纪相逢味道是甜的、暖的，像蜂蜜一样甜，像炉火一样暖，永远值得我们彼此反复回味。

我和爷爷坐下来，把自己的手搓热，把爷爷的手放到我手里暖着，靠近他耳边问：“您知道马本斋司令不？”

我原本以为爷爷的耳朵那么背，根本就听不到我在说什么，岂料爷爷用他那嘶哑的嗓音操着沧州方言从容答道：“马本斋我哪能不认识？我还见过他呢！1942年，两支回民支队在一起呆了有些个日子呢。”

汉诗

渴望陌生

李炳天

题记：在海拔5200公尺的红其拉甫边防检查站，翻开一位老兵的日记，上书：“我渴望见到一块陌生的石头”，读后泪如泉涌……

白天兵看兵，晚上数星星。白天的兵，已经熟悉得无法再熟悉。晚上的星星，闭上眼睛也可以点清。我不奢望见到一个陌生的人，因为他来到这儿，要走过几多的酷暑和寒冬。

我用泪水致敬

刘逸然

姥爷是个老兵，他写了一首《渴望陌生》。每读一遍，我都会泪花晶莹。姥爷这个老兵啊，至今怀念他的部队



作者与抗战英雄吴树堂

我说：“听说你们那时候经常挨饿？”

爷爷又笑了，说：“我们那时候吃饭根本不用碗。”一屋子的人全都好奇地盯着爷爷，屋里静得要命。爷爷很努力地尽量大声说：“那时候部队没吃的，多数时候是用麸皮拌上点野菜，加上点盐巴，就那么蒸蒸就吃了，也不成个形状，只能两手捧着吃。运气好的时候能吃顿玉米面，简直就像过年。一到开饭的时候，炊事员抬出一个大筐箩，战士们排好队，到谁跟前就往谁手里舀一勺子，我们就这么捧着在荆条地里吃……”

我看到坐在我身旁的文联主席席眼睛里早已溢出了泪花。那天问了好几个问题，爷爷居然都能对答如流，连叔叔都感到意外，说：“怎么爷爷一见到小丫就像换了个人似的，这状态都快要赶上十年前了。”

担心刚出院的爷爷累着，跟爷爷约了明天再谈。我也鞍马劳顿，早早睡下。人生第一次睡在伊春的怀抱里，觉得伊春这个地方像我的吴爷爷一样慈祥而深沉，有着无数的好故事等我去探寻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就被梅姐姐的电话唤醒，她告诉我，伊春森工集团的董事长听说了我这个远方客人，知道我寻访抗战英雄而来，很感动，特意邀请我去感受一下美丽的小兴安岭，感受一下伊春森工人的日常生活。这真是个好消息，我在心里感恩着森工集团的温暖和善意，立刻欢欣鼓舞。路上下起了雪，雪越下越大，由鸡毛变成了鹅毛，像我越来越兴奋的心情。

见了面才知道，森工集团忠培董事长的老家也是沧州的，也和吴爷爷一样是我的老乡，他的父辈为了建设小兴安岭而来，把他生在了这个美丽的地方。伊春森工集团拥有近200个林场，它们分布在350多万公顷碧波荡漾的林区，光林业局就有17个。我坐在众位林场负责人中间，听忠培董事长侃侃而谈，他说在全球三大黑土地带中，

我不奢望见到一只陌生的鸟，因为它飞到这儿，要耗尽宝贵的生命。

我不奢望见到一株陌生的草、一棵陌生的树，因为天方夜谭只给人留下美好的憧憬。

我只希望见到一块陌生的石头，哪怕上边只有看不清的纹路、辨不出图形。

那看不清的花纹，足可以让我联想到父亲爬满皱纹的额头，联想

伊春，住着吴树堂爷爷，这位95岁的抗战老英雄，是最后一个健在的渤海回民支队老兵，渤海回民支队支队长刘震寰的表弟，亲历了黄骅牺牲。

——题记

中国东北黑土地弥足珍贵的存在，我们森工人一定要努力维护好林区的生态环境，保住这块黑土地，让它更好地造福子孙后代。还有，分布在林区的那些抗联革命遗址一定要好好加以保护，让我们中华民族的革命精神代代相传。他说：“在我们林场，那些健在的抗联老英雄、老八路、抗美援朝的老英雄们他们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，当年他们为了新中国，命都可以不要，今天的我们在精神上、物质上一定不要吝惜，一定要保障他们应得的一切待遇，务必要让他们充分感受到党的温暖和后人的尊敬。”我默默地聆听着，暗想，伊春森工有这样的掌门人，多让人放心啊。更重要的是，乌伊岭林业局的张局长告诉我，他的90多岁的老父亲就是冀中回民支队张同钰政委当年的房东，还健在，住在山东老家。天啊，竟有这么巧的事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傍晚，满心欢喜地回到爷爷家，却发现爷爷正坐在椅子上生气，眼神里充满了委屈。我赶紧扑过去撒娇，说不是我守信用，是森工集团盛情难却。爷爷说：“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，不知道爷爷在等你吗？不知道爷爷想你吗？”

一旁的叔叔告诉我：爷爷天还没亮就醒了，催促着人们早早地给他做了早饭，饭后就巴巴地等着你来，爷爷今天吃饭的态度特别好，没用别人哄，自己就吃饱了，而且，爷爷今天白天一秒钟都没睡。我在爷爷的手上蹭着我的脸。爷爷说：“你大老远来，不就是想听爷爷给你讲故事吗？爷爷正好有一肚子的故事要讲给你听呢。”于是连夜开讲，我开始录音录像，走访的老英雄们，我都留下了他们的珍贵视频。

爷爷用他那大病初愈后嘶哑的嗓音讲述着，我和叔叔被带领着一起来到了爷爷的世界，来到了当年血雨腥风的岁月。

当年13岁的爷爷愤然参军，完全是为了要给他最要好的小秃哥

报仇雪恨。小秃哥不是别人，正是刘震寰的妻弟，和爷爷一块玩大的，对爷爷特别好，比亲哥还亲。当年刘震寰领导的渤海回民支队自1940年成立以来，英勇抗战，令鬼子恨之入骨，他们抓不到刘震寰，就使用阴谋诡计抓走了他的妻弟，妄图以此胁迫刘震寰，但是小秃哥骨头硬，宁死不说。

有一天，敌人把小秃哥给送了回来。爷爷亲眼看到他的小秃哥被捆成了一个圆球状……前几天还和他一起玩耍的小秃哥，现在变成了他眼前这个血肉模糊的肉球，爷爷当场就晕了过去……

后来，爷爷哭着找到刘震寰，说要当兵，要狠狠地揍这些小鬼子，要把他们剁成肉酱。刘震寰不收，说你这么小，还没枪高，等长大了再来。爷爷软磨硬泡，最后终于成为刘震寰的一名警卫员。

爷爷当兵时的名字叫“吴振东”，参加八路军后有一次回家探亲，被敌人堵在了村里，爷爷情急之中，急忙跳进村边的水坑，把手枪也藏在了里面。敌人怀疑他是小八路，把他捞上岸百般盘问，爷爷急中生智，说自己叫“吴子和”（爷爷一个朋友的名字），是县城恩兴德饭庄的伙计，今天是回家探亲。敌人打发人去恩兴德饭庄一问，还真有个叫吴子和的小伙计今天没来上班。最后，敌人毒打了一顿后，才把他给放了。

后来，小八路吴振东化名吴子和机智脱险的故事被传为一段佳话。从此，在渤海回民支队，人人都跟他叫吴子和了。后来吴子和在战斗中负了重伤，在战友的掩护下爬进了一家棺材铺，靠着棺材铺老板娘的细心照顾，才捡回一条命。当时缺医少药，吴子和的伤好得特别慢，一年后，爷爷痊愈了，回民支队早已远离，于是他就参加了当地的土改工作队。第一天报到时，工作队长一眼见到他就愣住了，他发现小八路吴子和同志长得酷似他刚刚牺牲的战友吴树堂，于是这位领导大手一挥，说：“吴子和这个名



白洋淀印象（工笔画）张志久/作

人间

娘

贾宝森

父亲去世了，撇下了80岁的老娘。娘一下苍老了许多，耳朵也聋了。常常坐在床上发呆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。

这下可急坏了我们几个，我们背着娘开了个会。

“娘岁数大了，别让娘干活了，也该享享福了！”大哥眉头紧皱，狠命地吸了口烟。“多抽出时间陪陪娘。”二哥补充了一句，“爹不在了，娘难受啊！”

我说：“把娘接到城里吧，人多也有个照应。”

就这样我把娘接到了城里。可是，陪她聊天儿吧，没有太多的时间，好容易挤出一会儿，母亲又总是那几句话。“好好的一个人儿，怎么说走就走了！”说着说着，母亲的眼圈儿就红了。

“出去走走吧！”接近于央求，娘才会勉强答应。走不了几步，母亲便累了，要回家。

给娘买稀罕吃的，隔三差五的，换着样儿买。娘总是象征性地吃几口，便给了孩子们。母亲仿佛对世界的一切失去了兴趣。娘整天坐在床上，愁眉不展。

由于工作关系，我要出差。临行前嘱咐妻子多关照着娘，妻子说：“放心吧！”

出差的几天，闲下来，便想起娘出神的样子。偶尔，在旅店里看到一幅书法作品《游子吟》。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”，读到这两句时，我不由得热泪盈眶。赶紧给妻子打电话，妻子说，家里一切挺好，不要挂念，老娘精神挺好，放心吧。我知道，妻子又在安慰我。

出差结束，我便心急火燎地往家赶，一进门儿，妻子正在和面包饺子。我放下行李，急忙走进屋里。母亲正坐在床上看书，看上去气色还很好。见我回来，上下打量了许久。

“瘦了！”母亲一脸的关切。

看着自己的老娘，我感觉似乎有点儿不对劲儿。

“娘，来调馅儿吧，我不会！”妻子在外面喊。

“马上到！”老娘一边答应一边下床。

“这孩子都这么大了，连个饭也不会做。”

我不禁疑惑起来。我知道妻子调馅技术，那绝对是一流儿。她包的饺子，馅儿大，皮薄，口感好。

真不知道妻子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我不由地有些疑惑。

走到厨房，妻子正对着我们俩笑。桌子上摆着半盆馅儿。老娘的动作，显然还是有些慢，但是，明显精神了起来。

“把油加热，放点花椒爆一下然后捞出花椒，再倒进馅儿里。”

“慢点儿，别烫着！再来点儿五香面儿。”

“最后放盐，这样就不出汤儿，不要搁味精，那东西对身体不好。”

娘在桌前指挥着，俨然像一个运筹帷幄的将军。妻子在桌前忙碌着。妻子趁娘不注意，向我挤了挤眼。刹那间，我恍然大悟，原来妻子包饺子，不光是在为我洗尘，还为了娘能动起来。

汉诗

神舟十三号 天外归来感怀

董 猛

一
天外飞来日已穿，半年朝夕直如仙。
接风一盞家乡酒，热雨两行情万千。
二
神客巡天路万千，俯瞰沧海变桑田。
欣然指点山和水，几处风云几处烟？
三
诸君那日飞天去，四海鬼歌犹自欢。
仙界神灵多妙药，携来驱疫定开颜。
四
天宫自是神仙府，访问广寒意若何？
斫桂吴刚应有酒，嫦娥想是舞兼歌。
五
天宫月殿紧相邻，做客广寒应自勤。
盛宴推杯曾语否？思亲姪女婉求君。

咏春

庞树生

一
雨歇沉醉不觉晓，鸟不惊梦谁人敲？
竟是风吹花枝动，探入窗来说春到。
二
庭前海棠花开早，牡丹争春亦含苞，
山楂花迟不斗艳，只待秋实比妖娆。